



美人花 在侧满堂

上

花清晨·著

神秘的天一族，被诅咒爱情，颠覆传统的邪恶美人……
一段惊世骇俗的倾城之恋，一场金戈铁马的荣誉之战，
一阙你我的传奇旧梦。



美人花
在侧满堂
上

花清晨●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在侧花满堂 / 花清晨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80173-871-4

I. 美… II. 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972 号

美人在侧花满堂

作 者 花清晨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特约编辑 薇 哂 省登宇
美术编辑 张红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43 印张 7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71-4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contents

引 7

第一卷 茶庄惊魂 9

第一章 愿者上钩 10

第二章 虚情假意 15

第三章 假作不知 22

第四章 虚实一探 29

第五章 人生如戏 35

第六章 意外落水 42

第七章 美艳疯妇 48

第八章 谎言亦真 54

第九章 嗜心花毒 58

第十章 “知恩图报” 63

第十一章 倚笑浮生 74

第十二章 木曜使者 82

第十三章 明静堂内 92

第十四章 《天一圣经》 98

第十五章 报复背后 106

第十六章 聚散依依 114

起 119

第二卷 京城风云 121

第一章 劫中无间 122

第二章 杀人如麻 127

第三章 分赃不均 135

第四章 紫玉山庄 144

第五章 肌肤之亲 152

第六章 断袖之祸 162

第七章 是非对错 171

第八章 魔由心生 178

第九章 噬骨疑心 183

第十章 灭门之误 194

第十一章 魔血初湛 204

第十二章 万花一笑 211

第十三章 苏素姑娘 217

第十四章 一较高下 223

第十五章 何惧追杀 230

第十六章 一吻定情 236

第十七章 情感之怒 242

第十八章 情人茶毒 250

第十九章 黄金面具 261

第二十章 禁忌之吻 270

第二十一章 月影风清 276

第二十二章 争执再起 285

第二十三章 做好人难 294

第二十四章 无心无力 302

第二十五章 相知相依 311

第二十六章 姐妹“情深” 319

第二十七章 夷山之北 324

第二十八章 夷山脱险 337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 第二十九章 姻缘乞巧 347
第三十章 王府盛宴 363
第三十一章 生死一战 376
第三十二章 情随风逝 384
第三十三章 成败论人 390
第三十四章 横生突变 396

承 402

- 第三卷 情动江南 404
第一章 挥剑断情 405
第二章 悲不自胜 415
第三章 月下美人 421
第四章 叩首还恩 426
第五章 月下女鬼 436
第六章 花开满堂 442
第七章 瑶琴仙子 459

第八章	陶然安居	469
第九章	病来山倒	476
第十章	谁主沉沦	485
第十一章	永安故人	490
第十二章	宣战之吻	495
第十三章	痴情遇拒	502
第十四章	情难以控	507
第十五章	弯刀之谜	518
第十六章	谁是谁非	524
第十七章	原来是爱	536

转 546

第四卷 天若有情 548

第一章	千里寻夫	549
第二章	洞房花烛	554
第三章	爱的结晶	567
第四章	陷入危机	576
第五章	纯钧复活	586
第六章	羊入狼口	591
第七章	耶律元修	596
第八章	阴魂不散	602
第九章	仇人相见	608
第十章	笼中之鸟	612
第十一章	契丹王妃	619
第十二章	一身傲骨	625
第十三章	别后重逢	629
第十四章	天一八阵	636
第十五章	意外滑胎	644
第十六章	太阳将逝	650
第十七章	花落花开	655
第十八章	金蝉脱壳	665
第十九章	杀出重围	671
第二十章	天若有情	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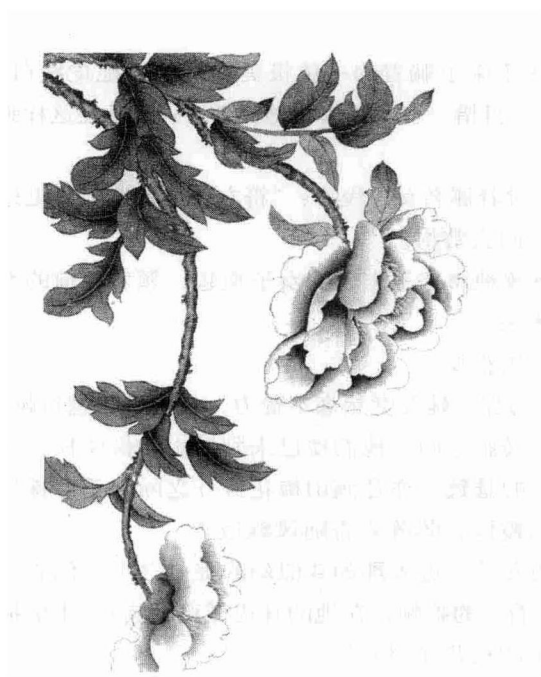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终 687



引



雪初霁，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冬日的映照下，雪地上反射着耀眼夺目的光芒，野草灌木在雪层之下露出黑褐色的枝干，显得格外的突兀。

重峦叠嶂，争奇献秀。

远处的冰峰延绵不绝，气势磅礴中又显秀丽玲珑，灿烂宛若一条银白色的玉龙腾飞于天。

洞内，四处皆是倒悬的冰棱，冰清玉洁，犹如圣洁的女子傲然挺立。

“爹，娘要到何时才能醒来？”一位身着雪白狐裘的女娃儿，仰着粉嫩的脸蛋，对坐在寒玉床沿的白衣男子道，清亮的黑眸中流露了太多的期盼。

那白衣男子回转头，微笑着道：“美人，瞧见那半池莲花了吗？待到那七色莲绽放之际，便是你娘睡醒之时。”他指着洞内一弯清池，池中漂浮着几片青绿的荷叶，细看之下，其中正有七朵尚未拆开的莲朵。

“可是……爹，娘已经睡了很久了，美人如今也已六岁了，可是娘还未曾醒过。”女娃儿皱着眉头，说出心中的疑惑。

那白衣男子轻捏了女娃儿的粉脸，道：“后山的梅花开了，美人不是想去赏梅吗？”

女娃儿问：“那……娘可以一起去吗？”

白衣男子出神地望着寒玉床上躺着的一位极美的女子，她皮肤白净，滑如凝脂，唇色鲜红欲滴，只可惜一双美目安详地阖着——她已经这样睡了整整六年了。

白衣男子深叹一口气，对着那名女子浅吟：“符衣，你有多久没见过梅花盛开了？今日，我们便一同去赏梅。”

说着，他俯下身小心翼翼地将寒玉床上的女子抱起，领着之前的女娃儿一起出了山洞，往后山步去。

苍茫一片的雪地之间，雪很深。

白衣男子抱着那名女子与那女娃儿竟然毫不费力，在雪地里越行越快，雪地上只留下浅浅的足迹。转眼之间，他们便已来到后山的梅树林。仅一山相隔，这里却是早春时节的景致，亦是满山梅花盛开之际，千万株梅花竞相开放，层层叠叠，云蒸霞蔚，阵阵幽香随风飘散。

白衣男子抱着沉睡中的女子，进入那如梦似幻的美景之中。依着一株梅树坐下，他轻拥着她，抚着她的脸颊，在她的耳边低声轻喃：“十里梅花香雪海，符衣，看见这漫山的梅花了吗？”

怀中沉睡的女子始终阖着眼，纤长的睫毛一动不动，静静地依偎在他的怀中。蓦地，他的大掌轻轻一招，手指间便多了一朵粉梅。他细心地将那朵梅花别在她的发髻上，微笑着在她的脸颊上轻柔一吻。

粉琢的女娃儿娇小身影穿梭在梅林之间，欢笑之声不绝于耳。

“爹爹又偷亲娘，不害臊。”女娃儿对着父亲扮羞羞。

面对女儿的揶揄，白衣男子只是莞尔轻笑，目光又落回爱妻身上。

女娃儿捻着一朵梅花，眯了眯眼对父亲道：“爹爹很久都没给美人讲故事了，爹爹给美人讲个故事吧。”

白衣男子闻言，目光调向了那一片傲雪凌霜的梅花，久久未曾言语。女娃儿静静地望着他，满心欢喜地等待他开口。

未久，他回转首，对女娃儿道：“美人可知道自己为何叫美人？”

“美人？唔……”女娃儿撅起了小嘴，想了又想，望着手中的粉梅，倏然大声笑道，“是不是因为美人刚出生的时候，爹爹想到那句‘美人在时花满堂’？然后爹爹和娘亲就给美人取了这个名字？”

他双眼出神地望着眼前徐徐落下的花瓣，喃喃地念道：“美人在时花满堂……至今三载留余香……岂止三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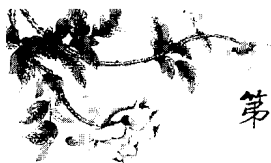
女娃儿转了转一对美目，轻唤：“爹？”

他轻抬了抬嘴角，缓缓道：“唔，那就从美人开始吧。”



第一卷 茶庄惊魂





第一章 愿者上钩

信阳城内最繁华的市集街道上满是熙来攘往的人潮，高亢激昂的商贩叫卖声，一派和谐安定的景象。

倏然，只见一名着灰布衣的青年男子手中不知紧攥着何物，不要命地往东城门的方向奔去。一路上，但凡摆出的摊子全被他推翻用以阻挡身后追来的两名捕快。一时间整个市集如同炸开了锅一般，鲜果蔬菜滚了满地，怒斥叫骂声不绝于耳，行人竞相奔走。

“站住！”两位身着黑红相间官服的捕快一面追着，一面喊着，脚下的步子却比那灰衣男子慢了许多。其间一人，肚大腰圆，尚未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三步一停两步一歇。就凭此等身材和体力哪里追得上那灰衣人？一旁偷偷注目的百姓不由得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捏一把冷汗，指望这些捕快保自己周全，不如求菩萨显灵。

“哎哟——”

就在这时，那名灰衣小贼一个不留神，被某物给绊了一下，直直地往前栽去。他跌了个狗吃屎，头昏眼花，一时找不着方向，之前手中紧攥的东西跟着抛向了空中，打了个旋，不偏不倚地砸在他的头上，继而落在一名衣衫褴褛的小乞儿身边。众行人定睛一看，那玩艺竟是一锦丝钱袋，而绊倒那小贼的正是那小乞儿向外伸出的一条腿。

那小贼躺在地上，回首见着两名捕快跟了上来，一骨碌连忙爬起，欲往旁侧的小巷逃去。倏地，只见一道青影闪过，一名身材修长的青衣男子从某处二楼的二楼飘然跃下，身形如云，宽袖抚风，襟摆逸尘，猛地一把将那小贼擒住。

“差大爷饶命。”灰衣小贼即刻跪地求饶。

“总捕……向老大……”

“老大……你总算回来了……”





那两名捕快总算跟了上来，不停地大喘着气。

总捕向昕深锁剑眉，望了两人一眼，继而指着那小贼对紧随其后赶上来的另两名捕快道：“带回衙门。”

“是。”两人朗声应着。

“唉……”

“真是不容易……”两名龟速的捕快还在嘘喘着气，与另两名身材挺拔的捕快成了鲜明的对比。

“牛勇，马安亮，从明日卯时起，你们两人就从衙门往这东城门跑十个来回。”向昕说完，俯身从那衣衫褴褛的小乞儿身边捡起了那个锦丝钱袋，将它抛给了身后的两名捕快，示意他们架着那小贼，先行回衙门。

“总捕老大，万万使不得。”牛、马二人闻言霎时慌了神，连连惨声讨饶。向昕白了他们一眼，举步往衙门的方向走去。

“呜——哇——”

蓦地，一声惨烈的哭声自向昕身后传来，向昕定了步子，回身一望，是之前那衣衫褴褛的乞儿。

向昕心道定是之前抓贼一事吓坏了他，便转身在其身前蹲下，对着那污脏的小脸，柔声道：“小兄弟，何故哭成这副模样？”

“呜呜呜……腿……腿……我的腿断了……”那小乞儿扯着嗓门大声嚎啕起来。

“腿断了？”向昕猛然一惊，那小贼只不过绊了他的腿摔了一跤而已，怎会是压断了他的腿？听着那震耳欲聋的哭声，他连忙哄道，“莫要哭了，让哥哥看一看。”

轻轻地掀起那小孩破旧不堪的裤管，一条污脏的小腿顿时露了出来，向昕眉心一蹙，抬首看了看他污脏的小脸。

向昕刚想要触碰他的小腿，查看是否真如他所说折了，便听见他又是一阵鬼哭狼嚎：“不要碰我的腿，断了，断了，我以后再也讨不着饭吃了，我就要饿死街头了，呜哇——”

听着这哭声，向昕抬了抬眉，倒抽了一口气，缩回手细细一打量，那高肿的小腿之上，皮肤已然泛青，并非折断之状，便道：“小兄弟，你的腿并非断了，只是肿痛罢了。”

“真的吗？”那小孩哭声渐消，隐隐抽泣。岂料未久他又哭了起来。

一旁的马安亮听见这绵绵不断的哭声，顿觉心烦，便粗声道：“小孩，你有何委屈，说出来便是，总是这般哭哭啼啼，叫人好生心烦。”

“马安亮！”向昕一声喝止，让他闷了声，将脸别向一边。

蓦地，那小孩止了哭声，指着自己的伤腿，惨道：“你们抓贼，却害得我的腿肿成这样，我日后有好一阵子将无法行讨，叫我如何过活？”

“这……”向昕一时语塞，想了想，便从怀中掏出一个钱袋，从中倒出些许碎银，看了看，又将那些碎银重新放入钱袋中，将整个钱袋放在了那小孩手中，道，“这些当是给你的补偿。”

“我要这些没用，今日伤了腿，连动也不能动，怕是连寻个睡觉地方都不能，如何花销这些银两？”那小孩将钱袋一推，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牛勇看不下去，出声急道：“老大，这小家伙分明是故意刁难，有谁见着银子不要的？”

牛勇的话一出，不但没起着威吓的效力，反倒是让那小孩更起了劲：“各位大叔大婶，叔父姨娘，你们来看呐，这就是官府啊！害人断了腿，还恶人先告状。若不是他们捉贼不力，我也不至于断了腿。乞丐便不是人吗？乞丐就要受人气吗？呜呜呜……”

这一哭一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个个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让三个大男人顿觉尴尬。

向昕一言不发便将那小孩抱起，朗声道：“各位乡亲，今日向某将此乞儿带回，定会照顾至他腿伤痊愈，请各位可以安心散去。”

向昕此话一出，果真起了效，众人三三两两地离去，而牛勇和马安亮却是黑煞着脸，对着向昕道：“老大，你莫不是真要将这乞儿领回咱信阳县衙吧？”

向昕轻点了一下头，道：“还不都是你们惹下的祸事？”说罢，抱着那轻无几两肉的小乞儿，举步便向衙门方向迈去。

自向昕承诺领那小乞儿回衙门养伤，那小乞儿就没再哭闹过，依在向昕的怀中乐呵呵地哼着不知名的小调，还时不时朝牛勇和马安亮做鬼脸。

“小兄弟怎么称呼？年方几何？祖籍何处？”向昕望着前方的路，口中却问着那小乞儿。

“差大叔，问我？”那小乞儿疑道。

大叔？向昕听了这话，哑然失笑，自己今年才二十有四，不过是少年老成些，却被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叫大叔，不由得闷笑起来，胸膛一起一伏，笑道：“是啊。”

那小孩抬头应道：“我姓向，名美仁，今年十三岁，祖籍？我也不太清楚。”





“像美人？十三岁？”一旁的牛勇和马安亮听闻便捧着肚子大笑了起来，不停地指着向美仁讥笑。

片刻，只听牛勇道：“哈哈，一个十三岁的小子取名叫像美人？你确定你有十三岁？怎么看你最多十岁。瞧瞧你这副模样，哪里像美人？哈哈，你爹娘真是好生会起名字。”

向美仁早已预料报出名后定会遭人取笑，不气也不恼，缓缓地纠正：“非也，非也，向若而叹的向，仁义君子的仁。不是你们想的‘像美人’那三个字。”

“咦，小子，你竟与向总捕同姓？”马安亮道。

“是吗？向大叔？”向美仁问。

“向小兄弟识字？”向听问。

向美仁转了转乌黑的眸子，扬着污脏的小脸，笑道：“美仁跟着爷爷走南闯北，方能识得几个字，向美仁是爷爷起的，而向若而叹与仁义君子都是爷爷教的。敢问向大叔尊讳？”

扬着嘴角，向听轻点了点头，道：“向听，日斤听，太阳将出的意思。可识得？”

向美仁轻点了点头，向听淡然一笑。回衙门的路上，美仁一张巧嘴很快便逗得向听笑意盈盈，今日怕是他这二十四年来，笑得最多的一日。四人一路上说说笑笑，未久便立于信阳县衙门前。

见众闭口，美仁偏了偏头，便见两尊六尺石狮分立两旁，那铜钉朱漆大门都是上好的硬木所制，一面一人多高的红漆皮惊堂鼓端正地立于大门右侧。抬头仰望，便是那有着“信阳府”三个大字的烫金牌匾。

进了信阳县衙大门，未待美仁细看那庄严肃穆的县衙大堂，向听已抱着他穿过左侧一道门，进入一个天井式四合院落。那院落左右两侧各有廊房，迎面便是二堂，规模仅次于大堂。又曲曲折折穿过几个回廊门径，便到了个较之前规模稍小一些的四合院落。

蓦地，向听在一间屋子前停了步子，回身问牛勇：“可有空余屋子？”

牛勇摇了摇头，连连摆手，拦在了向听的身前道：“暂时没有，我们几个兄弟都是两人挤一间屋子，小马哥他们那屋三人。老大，你莫不是想将他塞进咱们屋吧？”

美仁窝在向听怀中，心念，才不要和这个胖猪一个屋，瞧他那体格，夜里那呼噜声铁定能将屋顶给掀了。

一旁的马安亮不动声色地轻咳了几声，小声支吾着：“老大，这话说回

来，你那屋好像就你一人睡吧？若是和咱们哥儿几个睡，万一不小心挤着他那条伤腿，那他岂不是要在咱信阳府上住好一阵子。这里毕竟是县府衙门，收留一个小孩儿总是不大妥当。况且，这小子也是老大你执意要带回来的，要我们哥儿几个……”见着向昕越来越阴沉的脸，马安亮的声音也愈渐愈小，到最后几乎是在蚊子哼。

“小……美……小向……唉……”向昕原本是想唤美仁小仁，但觉得听上去像小人，遂改口想唤他美仁，又觉得以自己这样的身份若让旁人听着他似在唤美人，自己的脸面又挂不住，便及时收了口，改唤小向，待说出口后，听上去又成了小象。唉，向美仁，像美人，这三字怎么念都颇为尴尬。

美仁展开笑颜，对着剑眉紧蹙的向昕咧了咧嘴，问道：“咦？大叔，你是在叫美仁吗？”

“咳咳咳，向小兄弟，今夜就麻烦你和我挤一张床了，明日我再安排在我屋里多架一张床。”向昕轻咳了数声，还是像之前一样唤了美仁一声向小兄弟。

眉毛轻挑，狡黠一笑，美仁道：“好啊，美仁也想和大叔一张床。”说完，他便冲着那牛勇、马安亮做了个鬼脸。

向昕点了点头，抱着美仁慢步踱进自己的房间，将美仁轻轻地放在凳上后，便吩咐牛勇去找大夫，马安亮去准备木桶及热水，再三叮嘱了美仁千万不要乱动，以免伤了腿，随后便离开了。

未久，大夫请来了，大夫仔细检查一番后，道了一句无碍，开几帖外搽的药方，便走了。

不算太大的屋子，最后只剩下美仁一人。





第二章 虚情假意

美仁满脸兴奋地迅速脱了衣服，跳进了那装着热水的浴桶内，将脸上的污泥和身上的怪味一洗而尽，一边洗还一边满足地叹了好几声，终于可以不用再穿又脏又臭的乞丐破衣衫了。

浸在水中，美仁抬眸四下张望，打量起这间屋子。这间房不算陈旧，屋内摆设简单，一张榻、一盏灯、一张桌、两张凳，还有便是依墙而立的一个衣柜。房间内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墙壁上见不着蛛网积尘，烛台也是擦得亮亮的。榻上的棉被虽不是崭新的，却叠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被褥上见不着凌乱的压皱痕迹。

好一个有条不紊的名捕。

目光最终锁定在了西面墙上所挂的一柄宝剑之上，美仁瞪大了双瞳，细看之下，那剑柄上的雕饰犹如星宿运行，闪着深邃的光芒。偏了偏头，美仁若有所思。

再度抬眸看向那柄剑，美仁微抬了抬嘴角，那柄剑竟是尊贵无双的“纯钧剑”。据说此剑一出，便见光华绽放，宛如出水芙蓉般雍容清冽，剑刃就像壁立千丈的断崖耸高而巍峨。没想到这失传已久的千古名剑，竟然在向昕手中。

勾了勾唇，收回了视线，美仁很快地起了身，换上了那比自己身材大很多的衣服，不禁哑然失笑，看来自己的身材是太过于瘦小了。

美仁细细地处理好自己，便一瘸一拐出了房门。当美仁换上了之前向昕特地找来的一套干净朴素的青灰色布衣，出现在众人面前时，牛勇与马安亮的眼珠子差点蹦了出来。

若这小子是个女娃娃，还真应了那句出水芙蓉，瞧那小子虽然脸色稍显苍白，但唇红齿白，一副般般入画的可人模样。

牛勇轻拍了一下美仁的头：“啊，你这臭小子，没想到洗干净了还真像

那么回事。”

“总算对得起像美人这响当当的名字。”一个张姓捕快道。

“啧啧啧，臭小子，还真看不出，我差点还真以为是个标致的小姑娘。”又一个李姓捕快道。

马安亮也忍不住接了话：“呀，今夜真是便宜老大了。”

“马安亮，你在胡说什么呢？”方才被大人叫去问话的向昕，此时正立在马安亮的身后，正好听见了这么句浑话，一张俊脸顿时气得铁青，大声喝叱：“若是你们几个没事做，都给我洗茅厕去。”

老大一发火，让几个人闷了声，一个个垂着头飞快地溜回了各自的房内，关上了门。

“咦？大叔好奇怪。”美仁出声。

向昕望着眼前貌似姑娘家的美仁，脸部的线条稍稍柔和了下来，柔声问道：“怎么了？”

“唔，为何别人都是脸红，而大叔却是耳朵红呢？”美仁歪着头，故作疑惑。

一阵沉默之后，向昕不仅是耳朵发烫，连两边脸颊也微微发热。美仁一头湿漉漉的长发直直地披在肩上，虽是身着灰衣，仍是掩不了绝色的容貌，秋水凝眸，绛唇映日，一笑之间，两颊的笑窝更霞光荡漾，若是个姑娘家，长大成人之后，必定天香国艳，群芳难逐。

觉察到自己有些失态，他轻咳了几声，哑声道：“小向，魏大人想见你，请随我去思远堂。”

这么快就找上了？美仁原以为这魏贞毅要等上一段日子才会找上自己。美仁挑了挑眉，应了声，望了望自己的腿，嫣然巧笑，待抬眸之际，向昕已明了其意，上前轻轻将其抱起，往思远堂步去。

立于思远堂外，向昕抱着美仁朗声对着屋内恭声道：“启禀大人，向昕与向美仁求见。”

“进来。”屋内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三堂思远堂，面阔五间，由两阶踏步登堂入室，高敞轩昂，宏丽精致。美仁随向昕进入屋内，迎面便是一幅垂地的对联，字体苍劲有力，上曰：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聒声华忘政事
养廉唯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

正如对联所述，这书房内的一切摆设从简。一位身穿青色蟒袍的中年男子，侧身翻着书架上的书卷，听见脚步声便回转过头。

